

林
中
的
生
活



序言

林中的生活爲奧人新聞及詩詞家索爾頓君 Felix Salten，所著。君以簡潔雅馴之筆，描寫一鹿之一切有類人生之喜懼驚異。客歲七月，是書爲紐約月書社 Book of the month club of New York，所遴，且視爲兩年來最優之選，其價值概可想見。索氏特將獸性高舉，使其簡實之處，俱變爲人事之本質與意義。故斑兒一生之歷史，實不啻遠古人類樸純道德之寫真也。是以索氏有言曰：『余常想以娛樂之筆描寫人生之慘受。』譯者維願以漢文將索氏文藝之簡潔與氣勢畢譯無遺，故幾經翼心從事，方始脫稿。本書自經出版，業已風行奧美二國，

林中的生活

第一章

幽深茂密的林叢中，有一段狹小的空草地，他就在這裏誕生了。這個小草場雖是露天，但因週圍青翠屏蔽，所以尙得緊密完固的護圍着。只因面積過於狹隘，所以不過僅能容其母子而已。他的纖腿搖擺不穩的立在那裏；迷朦的兩眼向前注視，但並未見何物；因垂頭顫戰甚劇，所以依然十分暈迷也。

時有一喜鵲橫飛而過，忽爲其母因疲勞而發的哀聲所動，於是高呼道：『美哉嬰兒。』雖無人答應，然她總是不停的由這枝躍到那枝喋喋不休的說：『美哉嬰兒，一生下來就能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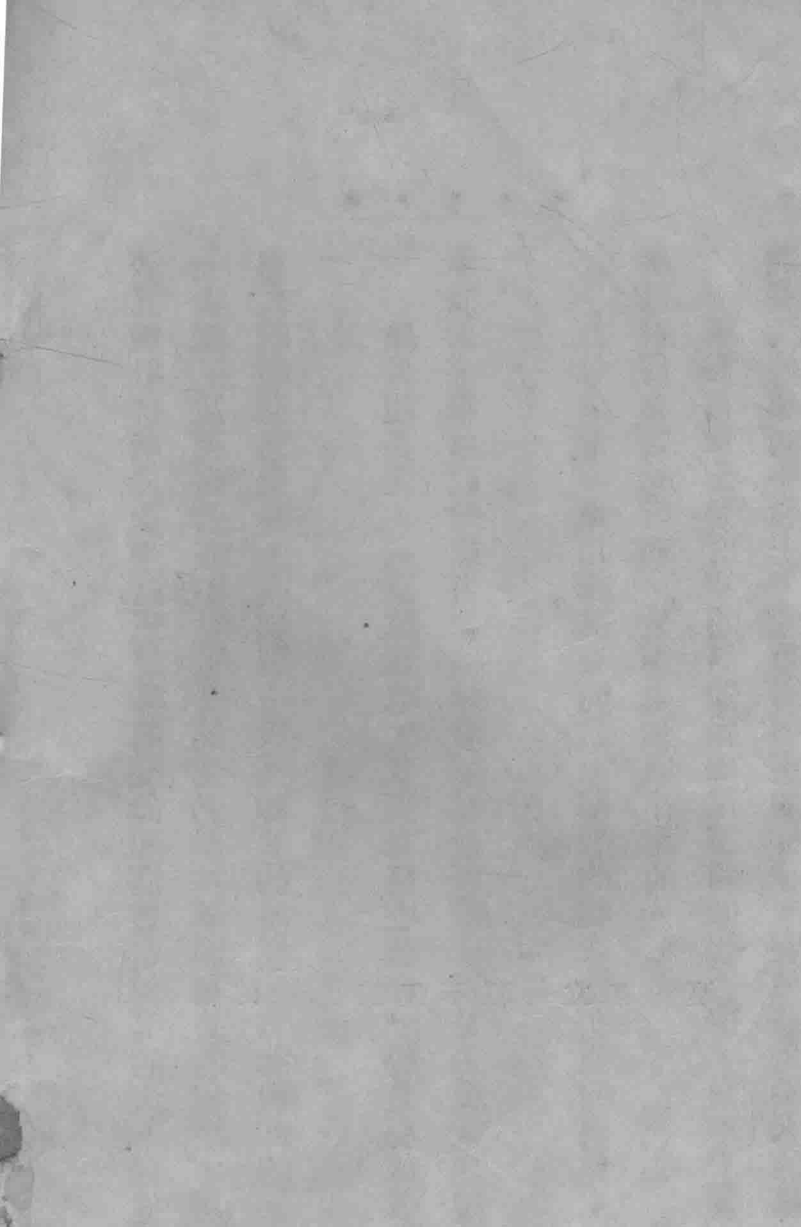
走，是何等的奇妙！自我有生以來，實未見過這樣的異事；呀！是何等有趣！我出巢不過一年，自然還在青春，但我覺得嬰兒降生不過一分鐘，即遽然能舉足移步，真算是世上奇偉的事。啊，我知汝鹿輩做事，誠是樣樣超羣。他也可以跑了嗎？』

鹿母溫柔的答道：『自然，但我現在事忙，以致心神不清，所以我不能同你講話，就請您愿諒罷。』

喜鵲道：『請勿因我煩惱，我也是忙人；不過這不是常見的事。請想這事若輪到我們身上，其顧慮煩惱又將如何。當嬰兒出壳時，尙不能蠕動，惟須外出覓食，所以只得暫將孤弱的牠們棄置巢中。在家的保護與出外的尋食這兩件事，原不能同時並舉；所以要忍心一離，則深怕危害臨頭，不然——又不能



裏那在立的穩不擺搖腿纖的他



濟其嗷嗷待哺之急；試想這時的憂急和痛苦是何等的大。再進一步說，這種痛苦並不是暫時的；乃是按着牠發育的程序，用悠久的時期忍受着，直到羽毛豐滿如我的時候，方能脫卸的。

鹿母回答道：『原諒我吧，我實在無心聽你』於是喜鵲鼓翼飛去，她自己暗思道：『好看誠然是好看，可是未免太愚鈍了。』

鹿母依舊好像用極溫存的話，慇懃的盥洗她初產的嬰兒；所以對於喜鵲的行動，是毫未加以注意的。

這個苗條小兒所穿的滿體臘梅花瓣的朱褐彩袍，並不十分潤整；玲瓏的小臉上，還帶着困憊的樣子。在他慈母柔軟的以

舌滿身舐觸他的時候，他似用力立定，但有時總是蹣跚不穩。

林的週圍，滿生着榛叢，茱萸，酸梅以及他種嫩植。高大的橡樹，楓樹以及山毛櫸等編成了樹林蔥綠的房頂；由堅而暗黃的地面上射發出了一些鳳尾草葉，野豌豆及紫蘇來。紫蘿蘭的花已由葉下吐放，楊莓也開始貼地的發長了。晨曦由濃密的樹葉中滿射了一個金黃蛛網下來。是時——畫眉，鴿子，黃鶯均是樂鳴不休，小鼠亦唧唧作聲，在這些嘈雜的呼嘯中，喜鵲喃喃而飛，雉鷄亦應聲高鳴，鷹則用尖嫩的聲調唱於樹梢，烏鴉的粗絃也時彈不休，但羣聲中惟以啄木鳥之歡聲可以響遏行雲；這個萬物齊鳴的快樂，實是林中的天然美景有以致之。

這個玲瓏的小鹿對於這一切的談論及歌聲，是一字不曉，

且是簡直沒曾入耳、就是林中飄傳的花香，也未蒙他注意。他不過僅僅聞覺這溫濃的接吻及舐洗他花袍的柔舌而已。他覺得他慈母的身體很是溫善，所以老是緊貼她的懷中；因為要覓食充飢，所以就在母親懷中不住的以嘴胡亂攪尋。

他吮乳時，他的母親時時撫摩他，每逢她附耳低聲叫『斑兒』時，他即仰首豎耳向空中一聽，他母親也就接着向他接一個興奮樂愛的吻。

她再三的說：『斑兒，我的小班兒。』

林 中 的 生 活

8

第二章

初夏時，蔚蒼清朗，萬樹靜立，枝條盛伸而直承陽光。林下的小樹叢上已經展佈了些如星點的五彩花朵，有些花的莢實已由中心現露，又有些好像是嬌嫩莊嚴並且堅實的小握拳，壘壘的堆聚在秀美的枝頭上。花的隊羣如璨爛的星象散列在地上；這塊被草花鋪砌的林中的沃土以安閒，熱誠，並富滿花色的快樂在熹微的光中閃耀。物之在林者均可聞吸由綠葉，鮮花，嫩草托帶着晶瑩的露珠所放出來的新潔空氣。不論旭昇薄暮，這全林中都是萬籟俱發；惟當廣晝間則常是個靜默的馥郁鄉，然終日裏却充滿了蜜蜂黃蜂的營營細聲。

斑兒的幼年生活，大概如下：他常隨着他母親在林中的小

路上穿跑。他的腰窩不時的掠撫着柔輭茂密的樹葉，如是被動的枝葉就軟彎柔升的上下擺動，這種遊行是多麼快活。林中的叉路很多，所以時常遇見好像扃閉不通的地方，有時斑兒若逢了一個綠壁當前的所在，他的母親就能够全不費力的找到出路；因為她對故鄉的路徑，是無一不熟的。

斑兒極喜歡向他母親發問，他覺得發出一個問題而等他母親如何回答，是一樁極有趣味的事情。他不但沒想一切複雜的問題須按時循序的進入心坎才能容易記憶，他反以不盡的發問為最有興趣最爲自然的事；所以他常常是滿心歡喜的企待一個答覆。若答覆暢曉，他就心神爽快；自然有時不是他所能懂，但他以自己的意思揣測其問題時，仍覺滿有快樂。有時他覺得



休不喋喋則一,鬥爭鵲鳥個兩有邊上
『!蠻野麼多!魯粗麼多』:道的

他母親故意不給他一個完全的答覆，但起初尙不失其快樂，後則怪異，猶豫，以及玄奧等的想像活躍的紛集胸中。這些想像的加入，自然就使他殷望的快樂轉入靜默之鄉了。

有一次他問他母親道：『媽啊，這個羊腸小路是屬誰的？』

他母親答道：『是屬我們的。』

他又問道：『是屬你和我麼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屬我們倆人麼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就是僅僅屬於我們倆人麼？』

他母親答道：『不，是屬於我們鹿輩的。』

斑兒笑問道：『鹿是甚麼？』

他母親就由踵至頂的端相了他一回，不禁也就大笑道：『你就是一個鹿，我也是一個鹿，我們倆都是鹿。你明白麼？』
斑兒就喜的亂躍道：『是，我明白了。我是一個小鹿，你是一個大鹿是不是？』

他母親點首道：『是，你現在明白了。』

但斑兒忽又呈現沈重的樣子，問道：『除了我和你以外，還有別的鹿麼？』

他母親答道：『誠然，並且還有很多。』

他呼嚷道：『他們在那裏？』

「這裏各處都有。」

「但是我怎麼沒看見他們？」

「你快要看見了。」

斑兒用狂望好奇的樣子立定道：「甚麼時候？」

他母親靜穩的前行道：「快了。」他跟在母親後邊靜默的思想「快了」到底是甚麼意思。末後他得了一種結斷就是「快了」一定不是「現在」。但他並不確實知道「快了」到底至何時爲止就算達到了「快了」的時間；或是「快了」就是一個「長時間」起首的意思。他忽然問道：「這條路是甚麼人築造的？」

他母親回答道：「我們。」